

关于戏文

魏建功遗作

“南戏北剧”是讲戏曲的一句行话。元人继宋金杂剧院本之后，把戏曲的形式写定一种结构，成为元杂剧，是从宋金杂剧院本影响脱化出来的。那继承宋金之旧，遗留下来的东西，便是院本和南戏。存在于世的元院本已不可见，宋杂剧金院本也更不必提了。现在流传的元代戏曲，除了杂剧(元)，叫北曲的；还有一些南曲，叫戏文的便是。这才有“南戏北剧”的一句行话。若论南北地方，固然不同；欲明原委，宋金体制本通；王静安曰：

(元)院本与南戏之间，其关系较二者之与元杂剧更近；以二者一出于金院本，一出于宋戏文，其根本要有相似之处，而元杂剧则出于一时之创造也。(《宋元戏曲史》第十三章末)

日本青木正儿说“戏文”便是宋杂剧(《支那近世戏曲史》页五五至页六二)，与王氏“戏文”“杂剧”两不相涉之说异(《宋元戏曲史》第十四章中)，但都认为只有元南戏存世，而宋戏文不过见诸讲论中的资料。所以王氏《曲录》并未道及《大典》著录的戏文，青木氏用了《大典》目录中的戏文和这残存的三种材料。当王著《曲录》的时候，《大典》残存尚未发现，他不提及，想亦有故。青木氏将三种残存当元代的戏文，最后的结论道：

三种中，《小孙屠》、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短篇而曲多白少，《张协》长

篇而多科白，冗漫倦人。三种曲辞并皆平凡无气力，多不足观。虽往往有关目之佳，排场之法幼稚而未能知运用之。其文学的价值，与北曲杂剧遂有霄壤之差。观元代南戏之压倒于北剧而不振，得非偶然。于此益见《琵琶记》、《拜月亭》之有价值。明人多以《琵琶记》为南戏中兴之祖，盖亦有故。（《支那近世戏曲史》页一一一至页一一八）

《支那近世戏曲史》本是讲明清两代为主，宋元略备本末而已；论明戏曲却又须著重南曲，南曲上溯又与戏文密切，《大典》残存戏文在青木氏著作中的地位如何重要，青木氏研究的结果在我辈要知道戏曲史的人如何关心，都不必说。青木氏讲“南北曲之起源”（《支那近世戏曲史》第一篇第二章），用了《张叶〔协〕状元》中的《烛影摇红断送》做宋杂剧所用乐曲的研究的旁证，可是对于作品本身时代认为是“元代以降”（《支那近世戏曲史》页一一五）。《小孙屠》、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大抵元作，姑置不论；独有《张叶〔协〕》一篇，要说元时手笔，意下却有难安！

我想所谓“戏文”，在宋是“杂剧”的异名，与金“院本”相似，到元与“杂剧”、“院本”鼎足而三，后世称为“南曲”，有人名之曰“传奇”；至于断代名称与内容函义，自当随时变递。《张叶〔协〕》戏文颇多难读之处，格调与《孙屠》、《宦门子弟》二者很是不同，说是南宋遗制未为不可，至少也得在南宋杂剧递变元代南戏之间的地位。〔或〕许是难读，青木氏未之深求，便随他与另外二种同归于元；又或许著录在明代的《大典》，青木氏一律看待，统派入元。这好比《王子高六么》、《三爷老大明乐》、《病爷老剑器》三杂剧同著录于《官本杂剧段数》（《武林旧事》所载目录），虽在南宋末季，实皆北宋旧作，王静安先生《宋元戏曲史》第五章末特别说明的意思一样；即如《张叶〔协〕》一本见诸著录的地方，青木书中有“古南戏目对照表”（页一〇二至一〇七）计《宦门子弟错立身》中所称传奇名，沈璟《南九宫曲谱》中的集古传奇名散曲（《刷子序》又一体），两种称引其名，

又《南九宫曲谱》录其曲辞，及《大典》(《目录》)收其全本；(沈《谱》中还有集六十二家戏文名《黄钟赚》一首，青木未引；)《宦门》一本若如青木所推元中叶以后作，《张叶〔协〕》见引谓为“时行的传奇”，则早在元中叶以前可知；凡所谓“时行”，固不必非当时所作，往往旧词流传久远者不少，用今日戏园常演老戏作例，腔调无形日变，大体脚本由来多旧，则元中叶时行传奇是南宋遗制可能之至。况元代人主中原，自忽必烈即位二十年才统一全国(一二八〇)，直到仁宗延祐元年(一三一四)才兴科举，果真以杂剧取士也当始于此时；虽然朱元璋在一三六八年方称帝为明洪武元年，其实元人以顺帝时(一三三三)渐归漠北，后至元元年(一三三五)就停了科举，南方兵乱早起；综合一二八〇至一三六八，中间不过八十八年，除三十四年没有科举制度，再除掉三十二年废止科举，元杂剧正式寿命二十二年而已。这二十二年之前的三十四年，再接至金又有四十五年，(元太宗九年试士一次，)将近八十年，南宋却与之并存有这四十五年之久，那七八十年扰乱不定，将元代的中叶所占的文治时间如此之促，然则所谓元的南戏，我敢说大部分还是南宋之遗作在世间“时行”。南宋正式亡，至元仁宗延祐初，计三十四年，三十四年之间戏文尽可时行不辍，《张叶〔协〕》与其如青木说元中叶以后的作品，莫如说是早于元，——元中叶以前必无南戏北剧之名，而元中叶我想只有仁宗到宁宗的二十几年的一段。《录鬼簿》作者锺嗣成的时代当至顺，正是这二十二年末期；《宦门》见著录的作者李直夫和赵文殷在“前辈已死”之列，又可知《宦门》之为杂剧及戏文容有先后，即或是如青木所谓由李赵杂剧改翻为戏文，也不能一定在元中叶以后；——因为嗣成录其人于卷上，自识云，“……余生也晚，不得预几席之末；不知出处，故不敢作传以弔云”；以自序“至顺元年”纪时测之，又何尝不能说是中叶以前？并且元杂剧本事多据宋金旧传，更不能必谓南曲戏文自元剧翻改。所以，《宦门》一本可

以旁证《张叶〔协〕》之早，而不能反牵《张叶〔协〕》为晚，《大典》所收是杂合宋元遗篇不可不知。王氏《曲录》所收宋金杂剧院本以及金元明传奇，与元杂剧虽截然分别，但以原作多不存留，间有出现，往往名实互异，我们固不可不待旧曲传本日渐发现而后重作论定；即如《幽闺记》之有别本，辞句不同，自是作者非一，而传者唯一，似未可信甲贗乙，当为平等看待；《孙屠》一本；《录鬼簿》有肖德祥撰著相同其名，肖之小传并有能作南曲戏文纪述，既曰“凡古文俱櫟括为南曲街市盛行，”则所列作品目是杂剧还是戏文诚是问题；如为戏文，原用纯南曲还是南北合腔也是问题，合腔始于沈和，和早死于德祥之前，设是书会据德祥所作，德祥已可作合腔，况又可说并德祥世或先于德祥而后于和时皆尽能别有撰者，《张生煮海》一剧元人作者丛出可证；必谓南北合腔之戏文为自肖德祥杂剧(?)翻改，难免危险！所以，《孙屠》一本可以是肖作，可以是书会据肖作，也可以是书会另作，却未必是元中叶以后才会产生。我们对于《孙屠》、《宦门》两本不尽同于青木的推想，但也认为是元代的作品，可不因为这两种的时代的推定而一齐轻轻的将《张叶〔协〕》放后到元之中叶以后。那许为一部分反诘的理由，就是：若《张叶〔协〕》非元中叶后作品，为何《大典》录在两个有元中叶后作的可能的戏文中间呢？这不难解，《永乐大典》编辑的体例是算得中国图书编目史上有特殊精神的方法，不依著“经、史、子、集”的纠纷错乱，但凭了书的性质类别的首字排韵，教翻检上有极简捷的线索。既是分韵录书，便没有一些先后正杂次序排列的意思，戏文一类大概看篇幅长短定分合卷帙的标准。《张叶〔协〕》与《孙屠》、《宦门》三本篇幅较短便合做一本，无庸深求，可以明白。

书只怕讲，讲通来便见分晓。我们觉得《张叶〔协〕》一篇真是“冗漫倦人”，也真是“不足观”，但觉其所以“冗漫”“不足观”，正是南戏初期的东西。青木之所鄙弃，我方以为徵验。何者可以徵验，

请观我倦读之余的小疏。

〔编后记〕本文系残稿，原题《张叶〔协〕状元（永乐大典戏文）疏札》。今题乃发表时所拟。

中西合璧历书

此书现藏北京图书馆，书名题：《道光二十六年日月刻度通书》。关于此书之来源及其资料价值，郑振铎同志在得到此书时，曾在书的封面上写了一篇短而精的跋文，跋文说：

此为今存之第一部中西合璧历书，于东西文化交通史上关系极大，予从郭石麒处得之，为之狂喜不已！石麒盖从吴县胡玉缙氏遗书中搜得者。胡氏书已尽为南北各书贾所购，散于各地。予于此书外，仅获清代文集数十种耳。民国三十一年一月二十二日幽芳阁主记。

本书白绵纸印，版刻相当精致。清道光二十六年为公元一八四六年，鸦片战争后之六年。全书首列当年每月中西日对照之“礼拜日期”，其意是供教徒之作“礼拜”者。所列之日期经复核是正确的。之后是论造天地之事，为宣传基督教义者。此外尚有中英和约，中美、中法贸易章程，地理常识等。最后是全年的中西对照历书。

历书从道光二十六年丙午正月十五日，即公元一八四六年二月十日始，至丙午年十二月二十九日，即公元一八四七年二月十四日止，基本上是一年。

历书分三栏刻印：上栏除标明中西月份外，还有日食、月食的推算，以及月相之变化，具体注明了上弦、月圆、下弦的时间。中栏为中西日对照。下栏为息叻（即新加坡）、香港、舟山三地日月出没之时间。例如，农历五月初五日下午：

初五己未日	息叻日出卯三刻八分，入酉正一分，	月入亥二刻一分，
	香港日出卯一刻二分，入酉正二刻七分，	月入亥三刻九分，
番二十九日	舟山日出卯二分，入酉正三刻六分，	月入亥正六分，

由于中外文化交往之频繁，也影响到历书之应用，中西日历合璧之出现，无疑对实际使用上给予了很大的便利。推其源，当不始于道光二十六年，然早期此类实物之流存，究属少见，故确如郑振铎同志所说：“于东西文化交通史上关系极大。”而此书之得以保存至今，则是应当感念郑振铎同志的辛劳的。

· 薛 英 ·